



luxun guoxue wenxuan



岳麓书社

鲁迅国学文选

弘征
选编

鲁迅国文选

弘征选编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夏剑钦

封面设计 蔡 晟

鲁迅国学文选

弘征 选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199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290,000 印数：1—3000

ISBN 7—80520—954—5

1·448 定价：16.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目 次

08	“国学大师”的鲁迅	弘征	1
17	人心很古		7
47	说胡须		9
57	看镜有感		14
08	《二十四孝图》		18
30	十四年的“读经”		25
101	古人并不纯厚		30
	儒术		32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6
	正是时候		43
	估《学衡》		45
	“以震其艰深”		49
	古书与白话		51
	再来一次		54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252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		58
	读书忌		61
	“招贴即扯”		64
	隐士		66

从帮忙到扯淡	69
杂谈小品文	71
四库全书珍本	74
选本	76
“题未定”草（六至九）	80
谈“激烈”	96
隔膜	101
买《小学大全》记	105
病后杂谈	111
病后杂谈之余	123
——关于“舒愤懑”	136
望勿“纠正”	138
书苑折枝	140
关于“粗人”	142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144
点句的难	146
《北平笺谱》序	148
论“旧形式的采用”	15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69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213
汉文学史纲要	216
答曹聚仁先生信	236
门外文谈	241
从“别字”说开去	243
《古小说钩沉》序	246
破《唐人说荟》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56
《痴华鬘》题记	291
《小说旧闻钞》序言	293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295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297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	302
《唐宋传奇集》序例	305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309
《游仙窟》序言	342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答文学社问	344
《嵇康集》序	347
《嵇康集》跋	350
《嵇康集》逸文考	351
《嵇康集》著录考	353
《嵇康集》考	358
《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368
谢承《会稽先贤传》序	371
虞预《会稽典录》序	372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序	373
贺氏《会稽先贤象赞》序	374
朱育《会稽土地记》序	375
贺循《会稽记》序	376
孔灵符《会稽记》序	377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	378
《范子计然》序	379

“国学大师”的鲁迅

□弘 征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鲁迅的地位无人堪与比肩，成就也不只在某一方面。小说《阿Q正传》是世界级的，《野草》《朝花夕拾》等散文可称今文观止，特别是大量熔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的杂文，乃迄今没有人能攀越的高峰；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亦足与他“导师”的地位相副。蔡元培称他是“为新文学开山的”，连他生前的论敌也不能不承认。毛泽东于1940年1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更是已经不仅从文学着眼的极崇高的评价了。

只是，至今还极少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虽然，现在这顶桂冠已经被戴到了不少现代学人的头上。是因为这个称号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相悖，还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及他人？或者，只有考据、名理、唯识一类才是真正的“学问”？在沉寂了多年又大兴起的“国学热”中，各种“丛书”“文库”“经典”相竞张扬，鲁迅似乎都没有能排上队。仅在某教育出版社一套35卷本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中，与吴宓、吴梅、陈师曾合编一卷，选入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算是沾了一点边，胡适、张君勱、傅斯年、方东美等30人则是各入一卷。因此，鲁

迅虽然著作等身，自 1938 年至 1981 年间《全集》就出了 4 种。从三十年代初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集》到现在，各色各样的“小说选”“散文选”“杂文选”“作品选”不胜枚举，其大量关于“国学”的论述却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选本。由于大多数读者并不能通读全集，单从已有的选本，就只知道鲁迅是一位杂文家、小说家与散文家。又由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旧思想、旧礼教十分坚决，主张思想开放，欢迎“德”“赛”先生，曾于 1925 年 2 月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提出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以致有的读者还会产生鲁迅是否定或至少是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了的误解，真是冤哉！

实则，如果按不久前在一则图书广告里所见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国学宗师灿若星辰”的标准，鲁迅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比起现在有些受封的学者来更当之无愧！阅读古籍之多不是许多“学者”们能比，根柢之深厚益不待言。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祖父是前清翰林，外祖父是举人，自小便“几乎读过十三经”，广涉各种史乘，游弋于文渊稗海。家藏、自购之不足，又辗转借抄，1910 年自日本留学归国后所读、所抄的书更是不胜枚举。犹感如饥似渴，肆力搜求，如 1911 年元月 2 日《致许寿裳》云：“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李长吉诗集除王琦注本外，当有别本，北京可能搜得，如有而直不昂，希为致一二种。”1934 年在沪为了购买藏书家刘承干新刻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闲渔闲闲录》等书，曾两次亲去嘉业堂，遭到门房的冷遇和吃了

闭门羹。从现存 1912 年至 1936 年的《日记》中，有记载的购书账便有一万多元，占所入的很大比例，所购的又多为中国古代典籍。在古文、旧体诗和书法方面的造诣更是为现在不少受封的大师所难望其项背。留学时期的《摩罗诗力说》《斯巴达之魂》等文章汪洋恣肆，情理交融；用文言译的《域外小说集》，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称“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因授课需要而用古文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令胡适这位后来以考据中国白话小说著称的并非“同路人”也衷心赞赏，认为其好友陈源的无端攻击实属不该。其他在文字语言学、经学、史学、金石考古学、地理学、美术等方面的精博也很难有人企及。他与那些大师所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绝代文豪，似乎不应将这顶桂冠也加到他的头上。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倾心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且终其一生。诚如蔡元培在 1938 年所作的《鲁迅先生全集·序》中所言：“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赏鉴家所未曾着手。”他曾先后执教于北大、北师大、北女师大、厦大和中山大学，成为青年学子们所仰慕的名师，所教授的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等正宗的“国学”。他的多次长篇

讲演如《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亦是属于“国故”范畴。他对于“国学”的研究始终念念不忘，直到逝世前三年的1933年6月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还抒发了一大篇感慨：“中国的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欵，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欵，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当然更主要因为那时已是国难当头，以致未能实现完成这两部书的宿愿。

然而，仅从现有的业绩来看，鲁迅也已经是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中国小说史略》的草路蓝缕，前无古人，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蔡序中提到的那一大批古籍、碑版等的考证、辑录、校勘，亦堪称是“整理国故”的典范。程千帆在《校勘略说》中云，“在现代学者中，鲁迅校《嵇康集》，闻一多校《楚辞》，陈垣校《元典章》，岑仲勉校《元和姓纂》，也都有突出的成就”即为一例。除了上述的专著与辑校、考证以及在厦大、中大作为讲义的《汉文学史纲要》之外，鲁迅还有许多关于国学的宏论，散见于自《坟》至《且介亭杂文二集》以及《集外集拾遗》等十余种杂文随笔集中，内容涉及文字、

文学、经学、金石、美学、佛学、校勘、标点等许多方面。它们至少都具有四个很显著的特点：一是覃思卓识，精义纷呈，简约深刻，发前人之所未发。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过万言，就是一篇闳中肆外，令人胜过读一本大部头的名论。二是同时又是非常出色的美文，纵横捭阖，妙趣横生，哪怕只是小谈古书的标点。如用文言所作的《汉文学史纲要》，其结构之新颖独特，文辞之绚烂汪洋，声韵之抑扬谐美，完全可以进入汉魏文学之林。三是具有独立的自由的学术思想，毕生保持着一种“中国的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而又“洞知弊病”的理性态度，既鄙薄盲目的“国粹家”和“做戏的虚无党”，也与“为学术而学术”“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院派学者们相径庭，对继承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冷静，认真扬弃的批判精神，在时下又正兴起的“国学热”中亦很具有启示意义。四是时代感很强，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不像有些学者的文章，引经据典，貌似高深，倘若不是因为语体，也可当成是古人之作。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金明馆丛稿二编·敦煌劫余录序》）鲁迅之研究国学尤与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步，比这更加深了一层。加上蔡元培所说的“惟彼又深研科学”，融会中西，故立论愈加超卓，切中时宜。至于像《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样的文章，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们所谓提倡“尊孔”的卑鄙用心，更是真正的“古为今用”。

由此可见，鲁迅乃是一位名副其实且具有超常意义的

国学大师，选编一本《鲁迅国学文选》不仅具有非常特色，而且必将会嘉惠今天的读者。

本书选自鲁迅各文集中，《书信》集中亦有许多断壁零珪只好割爱。还有一些文章如《文化偏至论》等虽然也涉及到“国学”但非重点未收。《中国小说史略》本系专著，不属于选文之列。在选编中大致按内容归类，于类中以写作先后为序，但亦有例外，如《嵇康集序》便依常例编在《嵇康集跋》之前，《嵇康集逸文考》等则皆置于跋文之后。于每篇末附有“小识”，或略加提要，或引相关材料以资辅读，只语片言，皆为一孔之见，一得之愚，仅供读者参考。各篇的最初发表报刊，均采自1981版《鲁迅全集》，特此说明、申谢。

1998年7月于长沙望岳楼

人心很古

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

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后来又在《北史》里看见记周静帝的司马后的话：

“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别的例证，想必还多，我见闻狭隘，不能多举了。但即此看来，已可见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年，意见还是一样。现在的人心，实在古得很呢。

中国人倘能努力再古一点，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工夫了。

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 Vedda 族。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羲皇上人”。

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

〔小识〕

本篇选自《热风》，最初发表于 1919 年 5 月《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的“随感录”专栏，序号为“五十八”，署名唐俟。

时代已经进入二十世纪，而不少人的思想意识仍与千百年前无异。所谓的“国粹家”们慨叹“人心不古”，叫喊“保存国粹”，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兴起时，守旧势力企图阻挠改革的一句惯用的口头禅。

说胡须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今天喝茶之后，便看书，书上沾了一点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须又长起来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颊旁的，下巴上的各种胡须，大约都有特别的名号溢法的罢，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总之是这胡子又长起来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汤带水。于是寻出镜子，剪刀，动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缘平齐，成一个隶书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

诚然，他们的胡子确乎如此翘上，他们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但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而必须对

了镜子，以自己的胡子为法式，则其手段和思想之离奇，真可谓“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帝祠石刻画像来，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则认拖下的胡子为国粹亦无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黄帝的子孙？又何以说台湾人在福建打中国人是奴隶根性？

我当时就想争辩，但我即刻又不想争辩了。留学德国的爱国者 X 君，——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姑且以 X 代之，——不是说我的毁谤中国，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么？我先前不过单举几样中国的缺点，尚且要带累“贱内”改了国籍，何况现在是有关日本的问题？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么大相干。我于是连连点头，说道：“噯，噯，对啦。”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想，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噯，